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231
13 June 1980
CHINESE

第二二三一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0年6月13日星期五下午5时30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奥尔戈德先生	(挪威)
<u>成员国</u> ：孟加拉国	凯泽先生
中国	周南先生
法国	勒普雷特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弗洛林先生
牙买加	米尔斯先生
墨西哥	魏克曼先生
尼日尔	乌马鲁先生
菲律宾	扬戈先生
葡萄牙	富特谢尔·佩雷拉先生
突尼斯	埃萨菲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安东尼·帕森斯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麦克亨利先生
赞比亚	卢萨卡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辑编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美国铝业公司大厦，A-3550室）。

下午5时40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南非问题

1980年5月29日摩洛哥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3969)

主席：根据前几次会议的决定，我邀请阿尔及利亚、巴林、贝宁、博茨瓦纳、古巴、埃及、埃塞俄比亚、圭亚那、莫桑比克、尼日利亚、罗马尼亚、塞舌尔、越南、南斯拉夫和扎伊尔各国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坐。

应主席的邀请，布扎比亚先生（阿尔及利亚）、萨法尔先生（巴林）、洪加武先生（贝宁）、莱格瓦伊拉先生（博茨瓦纳）、洛佩斯—法斯先生（古巴）、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埃及）、易卜拉欣先生（埃塞俄比亚）、辛克莱先生（加纳）、洛博先生（莫桑比克）、克拉克先生（尼日利亚）、马里内斯库先生（罗马尼亚）、冈蒂尔女士（塞舌尔）、何文楼先生（越南）、科马蒂纳先生（南斯拉夫）和卡曼达·瓦·卡曼达先生（扎伊尔）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坐。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安理会成员都收到了S/13995号文件，其中载有协商过程中拟定的一项决议草案案文。

麦克亨利先生（美利坚合众国）：南非共和国已经制度化了的种族统治问题和整个南部非洲的有关问题一直是安理会优先讨论的议程项目，多年来一直是南部非洲各国和整个非洲大陆所关切的问题。这些问题一直是引起暴力、动乱和混乱的原因。它们妨碍了南部非洲所需要的发展。它们还花去本组织过多的时间。

它们亦是希望之所系，因为除了南非和纳米比亚问题以外所有这些问题都已经逐一得到解决，有利于所有公民充分参加管理他们自己的政治事务。我们希望纳米比亚的问题也接近于解决，将把政治权力移交给纳米比亚全体居民而不再发生暴力行动。那样就只剩下了南非种族隔离政策所造成的棘手问题。

南非已面临重要的抉择时刻。它必须选择两条途径中的一条来满足其大多数人民对充分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人权——都是全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的合法愿望。南非可以选择和平解决白人少数与非白人多数间争端的途径。南非可以承认它的人民将得到他们所要求的权益，也不会失去他们事实上已经享有的权益，而且还可以作出勇敢的决策使南非人民参加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业：寻求不可避免地改变其民族生活方式的最理想、破坏性最小和最有意义的道路。

任何人都不能妄言这样一个社会要填补种族隔离与充分参与政治之间的鸿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然而，我们知道怀有善意就能够通过协商和妥协建立这样一座桥梁。我们知道在其他困难情况下总是能够经过反复努力制定出在政治上协商一致的措施，为大家可以接受的政府奠定基础。我们只须看一看津巴布韦的实例就可以懂得这个道理。尽管因偏执和种族歧视造成痛苦、内战带来流血以及黑人和白人对和平共处是否有现实可能抱有可以理解的疑惧，一个新的国家还是在津巴布韦和平诞生了。我们还没有达成纳米比亚问题的最后解决。但是我认为这种情况也说明与暴力解决比较起来和平解决有着种种好处。南非可以采取这一途径，即和平解决的途径，否则便只有另一条途径：南非政府拒不改变的途径。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走这一条路会发生什么事情。由于完全被剥夺了公民权利因而没有和平的补救办法可想，被压迫人民在失望挫折中会猛然奋起，走上唯一向他们开放的道路——使用暴力。暴力旋即引起南非当局的镇压。镇压又会激起更多和更大规模的暴力行动，以致互为因果形成一个不可避免的恶性循环。

在南非我们常常看见这种现象——在沙佩维尔温和的人民领袖遭到放逐和监禁，在索韦托史蒂夫·比科无缘无故遭到杀害。这个星期，我们看到学生的抗议和官方批准的对学生抗议的报复。我们还看到轰炸萨索尔炼油厂。

这种暴力行动或镇压行为只能损害和平解决的前景，只能使那些谋求和平变革的温和领袖和人士泄气。

今后几个月和几年南非政府采取的途径将不仅对南非而且对整个南部非洲的前途都有影响。如果南非及其邻国能够开始把因为种族隔离政策使他们隔离开来的仇恨置诸脑后，则南非将对它所在的区域作出许多贡献。南部非洲各国长期苦思冥想要摆脱他们自己的殖民桎梏，现已开始努力合作解决它们面对的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作为经济比较先进的一个发达国家，南非能够对这项努力作出重大贡献在这一过程中南非可以逐步消除它自己对变革过程的怀疑和恐惧，因为发展和繁荣无疑将加强整个区域和平与安定的前景。

另一方面，如果南非拒不改变，如果摩擦和暴力行动有增无减，该区域的其他国家将遭受更多的经济挫折，它们的发展和安定的道路将进一步遭到阻碍。继续动乱决不会使南非更加愿意与它的黑人多数达成某种妥协。

我认为整个南非不会对要求它变革的呼吁充耳不闻。南非的许多人民也不会对变革的必然性一无所知。我的判断是在南非政府内部以及在南非大多数白人之间都在纷纷议论应该进行哪些变革和如何进行变革。政府各委员会已研究过该国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并已建议种种变革方案。南非政府已在去年进行了某些改革。

我们不希望贬低那些改革的重要性，不过同样地我们不能自己欺骗自己。因为那些改革没有切中时弊，所以它们是永远不充分的。南非大多数人民要求更多的根本性改革，以便他们可以在政治上充分参与治理一个没有按照种族划分阶层的社会。他们要求承认他们作为人的权利。得不到这些权利，他们决不会满足。除非南非不

受在世界上每一个角落都起作用的历史威力的影响，否则，南非的大多数人民终将获得他们要求的权利：我们虽然不能预测他们在什么时候会得到这些权利，但是我相信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一天一定会到来。

如果南非选择上和平变革的途径，那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困难重重的过程。毫无疑问，在这一过程中会有一些波折诱使南非政府舍弃这一进步的途径并且诱使一些人使用暴力，以便加速痛苦的谈判过程。不过从津巴布韦14年漫长的武装斗争的实例中，我们可以知道蛮横无理不会促进和平；只会促进暴力。唯有谈判，才有希望找到最好的实现变革的办法。

南非实现基本的社会和政治改变，现在正当其时。因为它选择了这条道路，就要进行变革；不管它选择什么道路，也要进行变革。现在南非政府具有雄厚的经济力量和坚强的国防力量，应该有信心和力量致力于必要的改革。

我们这些人不是南非公民，因此不能妄言什么是最后解决这一困境的方式。前线国家在《卢萨卡宣言》中宣称只要能够就建立人民充分参加政府这一目标达成协议，我们大家随时准备提供南非政府和人民需要或期望的任何援助。不过，我们知道在所有南非人民——黑人、白人和有色人种——共同找到可为一个廉正和有代表性的政府奠定基础的通融办法以前，那是不会取得什么进展的。

这就是说南非必须利用所有人民的才能。南非必须请教德斯蒙德·图图而不是干扰他。南非必须请罗本岛的政治领袖代表他们的人民参与改革过程而不是囚禁他们。只要人民选为他们代表的那些人受到阻挠不能参加改革过程，有意义的讨论就会受到严重破坏。

我们请南非作出姿态表示有诚意释放、召回和就商于其参加改革过程为该国今后和平与安定所不可或缺的那些人士。这一姿态应得到相等的反应，这种反应的方式只会是合作而不是暴力抵抗。这两种姿态凑合起来将有助于创造南非全国人民开始认真谈判的一种气氛。

现在让我就安理会在这个长期争执中此时应负的任务和责任说几句话。我们也是站在十字路口。我们可以采取帮助的态度，由安理会出面斡旋和由秘书长以解决问题的调解人和促进人的身份出面斡旋。否则我们就只能满足于增加连篇累牍的决议，调子虽然很高，但却无助于解决问题，事实上，还可能有害于问题的解决。我们也可能象南非迄今那样成为我们历史的俘虏。我认为在这个关键时刻，前一途径较为有利。

我现在要谈到这个决议草案本身。

安理会许多成员都了解我的观点，因为这一观点我在讨论期间和我相信在刚才我讲的话中都已表达清楚。我曾经说过在我们手头的决议草案中许多用语都是重复安全理事会以往的一些公告，因此曾敦请安理会不仅在这个问题上而且在其他问题上现在都不要再使用那些陈词滥调，包括使用我认为无助于我们事业的那些形容词。过去和现在我都建议过采用新的表达法。我要指出我们手头的这份决议草案——我们认为它属于宪章第六章的范围之内——就完全不适合那个新的表达法，特别是该决议草案第7(b)段的措词草拟得很不恰当。

在同我们的几个同事进行讨论时，我曾有机会就我认为比我们手头的这份决议草案所采用的更为适当的一种表达法提出一些想法。我必须说我很感谢他们将有些想法吸收进本决议草案。不过，我们认为该决议草案还不象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完善。所以，今天我已向安全理事会主席发出一信，其中载有我们过去提出过的某些建议，因为我要让安理会的所有成员都知道我的好朋友卢萨卡大使过去几天听到——也许讨厌听到——的观点。

不过，除上述意见外，美国还是支持我们手头的这份决议草案的。

富特谢尔·佩雷拉先生（葡萄牙）：主席先生，我们特别高兴看到你在六月份主持安理会的审议工作，因为你是葡萄牙与之保持最密切和最真挚关系的一个国家

的代表。作为我们两国之间友谊精神的见证和为了进一步加强我们两国人民的了解，葡萄牙共和国总统刚刚前往挪威作了官方访问，以答谢奥拉夫国王陛下两年前对葡萄牙所作的访问。主席先生，你的献身精神连同你著名的外交手腕和才智使我们完全相信你最胜任安理会本月份的工作。

我还要赞扬安理会五月份主席尼日尔的伊德·奥马罗大使，他的高超的能力和对提交安理会的问题的锐敏理解力，不但为我们大家所钦佩而且极为有助于履行安理会的职责。

南非种族隔离的政策和行径是国际社会良知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因为它是对人类尊严的一种永久侮辱。

联合国虽已竭尽全力，但却始终不能终止大多数南非人民的生活失去某些最基本人权的状况。

我们希望象皮耶特·库恩霍弗最近所讲的——“如果种族歧视不从南非的法令全书和日常生活中消失，我们决不罢休”——的发言不久会反映出南非的现实情况。南非人民和整个国际社会已经等待得太久，希望看到那些改革实现。

种族隔离制度完全没有达成其倡导者预期的结果，只是在各部分人民之间种下了分裂和互不谅解的种子。对抗议这一不公平制度的那些人进行镇压只会进一步增加被压迫集团的不满，骚动和政治觉醒。

我们现在就南非问题举行的辩论应该会严肃地提醒那些反对着手全面改革南非体制结构的人士。时间紧迫，这一非人道制度受害者的耐心也是有限的。政治压迫，如不停止，只能引起更多的暴力行动和流血，产生预想不到的后果。所以南非领袖们应深思南非国内和国外过去的种种教训。南非大多数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本身不会——也不会改变局势或者实现久已响往的南非所有种族集团之间和平相处与互相谅解。这一理想只有在恢复人类尊严之后才能实现，因为种族隔离是对人类尊严的直接侮辱。

安全理事会过去曾要求比勒陀利亚政府释放政治犯和其他被拘留的人，但遗憾的是有些要求没有得到注意。今天，我国代表团要代表纳尔逊·曼德拉、德斯蒙德图图主教和最近遭受监禁的其他人士重申这项要求。我们希望他们马上能象维克托马尔卢一样得到自由。

葡萄牙向来反对种族隔离，因为这一制度完全同我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背道而驰。我们对于根除种族隔离的信心仍不动摇。不过，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倒希望安全理事会考虑南非政府似乎已经采取的尝试性的但显然是积极的步骤。今天，南部非洲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葡萄牙政府认为这是国际社会和比勒陀利亚政府探索是否有可能使南非目前局势和平发展的适当时机。

不过，不要让为维持南非现状辩护的那些人士产生怀疑。他们不能用拖延战术无限期地争取时间。国际社会十分警惕，如果比勒陀利亚政府不能对现在向它提出的要求作出肯定答复的话，国际社会将全力支持南非的被压迫人民。

主席：谢谢葡萄牙代表对我国和我本人所说的许多友好的话。

我现在以挪威代表的身份发言。

过去几个月中愈演愈烈的政治和社会动乱再次使得全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到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南非局势显然变得越来越具爆炸性。这就是这些日子从南非传来的信息。它使我们再次想起沙佩维尔和索韦托发生的悲惨事件。南部非洲新近的事态发展和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津巴布韦新近赢得独立——说明了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南非已不再能够回避对南非今后种族关系作出重大的选择。

我们认为只要两个可能：一是坚定地致力于政治改革，保证所有人民和集团充分参加政治过程；一是继续冲突，其最终结果只可能是一场种族战争。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尼日利亚的克拉克大使阁下曾经在他6月4日对安理会所作的重要发言中说过“不能改良种族隔离制度。必须废除这种制度”（S/

PV.2225, 英文本, 第21页)。我完全赞同这个论断。没有第三条可能的途径可以解决南非社会固有的现存矛盾。显然, 这就使得南非当局面临的选择越发重要。

新的动乱已经造成伤亡。不断发展中的学生暴动, 加上工人罢工, 已不单是政治和社会动乱的征兆。它是灾难将临的严重警告, 除非南非大多数人民遭受的深重创伤能够治愈。

挪威政府惊悉德斯蒙德·图图主教及其他大约50名南非教会白人和黑人领袖在上月被捕的消息。我们对于他们将受审判一事同样感到不安。我们敦促南非当局切勿对南非教会的这些代表采取任何进一步的法律行动。

重要的是应在南非采取和执行一项全国和解的政策。这一政策应以释放政治犯开始。挪威全力支持在南非境内开始的要求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及该国其他政治犯的当前运动。这一运动将是争取开始对话和制订新方针的首要步骤。

1963年应安全理事会请求而设置并由阿尔瓦·米达尔夫人担任主席的一个国际专家小组曾建议组成充分代表全体南非人民的国民大会。我注意到在南非当前的局面下这一建议再度受到推崇。借此机会我要代表我国政府支持图图主教、泊西·科博扎编辑以及新近于六月四日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克拉克大使提出的要求召开国民大会的呼吁。这个大会的任务非常艰巨。对于这些任务说得最清楚的莫过于种族隔离股股长艾伯特·卢蒂利了。他于1961年12月在奥斯洛接受诺贝尔和平奖金以后发表了有名的诺贝尔演说。在演说中他要求不论属于什么种族南非的每一个公民都应给予充分的政治、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这些都是南非当局必须立刻以建设性的实事求是的办法去解决的难题。如果南非当局无法解决这些难题, 南非便难以避免一场重大的灾难。继续进行压迫必将引起进一步的暴乱。国际社会面对这些事态演变再不能保持沉默, 无所作为了。

我现在要继续履行我作为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责。

我的理解是安理会已准备对它面前的这份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将这一决议草案提付表决。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以举手方式进行表决。

赞成：孟加拉国、中国、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牙买加、墨西哥、尼日尔、挪威、菲律宾、葡萄牙、突尼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赞比亚

反对：无

弃权：无

主席：表决结果如下：15票赞成，零票反对，无人弃权。决议草案获得通过。列为第473（1980）号决议。

现在我请那些在表决后要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安东尼·帕森斯爵士（联合王国）：我刚才投票赞成我们面前的这项决议是有些勉强的。但是，在极其慎重地考虑之后，我们愿意支持这项决议，因为我们同意该决议案文从头到尾明白地体现的重要主张——即南非的根本问题在于种族隔离制度。

英国政府对种族隔离的看法非常清楚。我现在引述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在议会上的一段发言：

“种族隔离政策，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因为它强调的是将各民族分开而不是使他们团结起来，而且还强调需要采取一切严厉措施将它强加于南非人民”。

最近几天发生的危险事件的根源就是种族隔离制度。在不断罢课期间，法律并未规定必须控以具体罪行，就拘禁大批的人，我们对此感到不安。

我们同样关心5月15日在和平抗议游行时逮捕了53个牧师一事以及对他们提出的指控的性质。这53人中至少有两人是英国国民。我国政府已经提请南非当局注意人民对于撤销图图主教的护照的关心。最特别使人悲痛的是5月28日射杀两个青年的事，我们对于6月1日晚上袭击石油设备一事，也感到不安。我们很了解这些事件所激起的感情和很多代表团在这次辩论中所表示的对未来的担忧。

我们当然也同意我们面前这个决议的很多规定。然而我们认为就其整体来说这个决议并不是解决南非当前危机的正确答案。这项决议忽视了许多重要的事实。这个地区的时局变得很快。自我们上次辩论南非局势后，津巴布韦已取得独立。各方仍然在尽力的纳米比亚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不论这种进展是多么微小。

南非本身也有进展的迹象，这一点每个人都很容易看出。一项重要的辩论正在南非进行，证明白人圈子里日益认识到必须进行变革。

本决议没有承认一项事实，即南非当局在最近的骚动期间较以往表现得更为节制。将最近的事件同1976年的索韦托暴动或沙佩维尔枪杀事件相提并论是不对的。很多发言的人在这次辩论中夸大了南非当局在这次动乱期间的行动。我们面前的这项决议并未承认这些积极的事态发展：它只是重申旧决议中的言词。安理会有危险将自己束缚在自己的过去，降低它自己的话的价值。我这样说，是要再度强调我们不原谅所发生的事——我们怎么能够原谅枪杀学童的行径？——但是如果安理会要把正确的信息传给南非，它不能由于用不准确的夸大之词而破坏自己的信用。

实际上，我们认为已经错过了一个给南非政府和人民讲清道理的重要机会。这项道理就是南部非洲正在迅速地改变，因此，南非本身再也不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而不进行变革。津巴布韦的解决办法说明和平变革仍然可行。对于消除种族隔离，没有作出进展和没有让人看出作出进展，就意味着一种压力和暴力反抗的无可

避免的循环，将使南非卷入一场极其危险的区域性对抗，并且招致进一步引起外来干涉的危险；将使南非更加孤立，并使整个区域无法进行经济合作并从这种合作中得到巨大的经济利益和社会福利。

几位发言的人都提到曼德拉先生案件，他们的关心在这项决议中也都得到了反映。我们确信南非政府非常了解释放曼德拉先生会对国际舆论产生多么良好的影响。英国和其他地方都会普遍表示欢迎，而且这将是南非渴望和解的象征。

在结束前，我要对这项决议发表两个具体的意见。我们不同意序言部分第7段和执行部分第4段中提到承认斗争的合法性系指武装斗争或者甚至延伸及使用武力。另外我们并不认为执行部分第11段过早判断是否应该延长武器禁运的问题。

勒普雷特先生（法国）：不幸的是，安全理事会已经为南部非洲发生的事件，不管是由于南非局势还是南非的邻国控诉南非武装侵入它们的领土，举行了很多次会议。

一个月多一点以前，当新闻机构宣布在开普省的高中学生发动罢课运动，抗议教学上的种族歧视时，谁也没有误解这种示威的意思。5月28日，当我们得悉两名年青的示威者死亡时，我们每个人立即记起索韦托事件。当时使南非陷入困境的这一骚乱同样是由于抗议教育制度而引起的。

南非今天又陷于另一次罢课、示威和抗议的周期里。南非政府宣布它将保证尊重秩序，但是它一直在发出越来越多的警告。然而，这个运动已经遍及各省，影响到专门为混血人、印度人和非洲人设立的高中以及黑人大学，其中最为著名的一所——福特黑尔——已经关闭了。很多人遭到逮捕，包括新闻记者、教士、学生和非洲各社区的政治领袖。6月1日由于破坏活动对工业设备造成严重损坏，局势更加紧张了。

没有必要详述这些事件的严重性。暴力的升级，如果不加以制止，就可能导致极危险的局势。我们希望及时采取必要的绥靖措施。

预防性的逮捕尤其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言论自由，是一项基本权利，与任何型式的民主都分不开。我们再次大声疾呼，反对那种一味压制而不倾听人们要求正义的呼声的惯常作法。

反对种族隔离最出名的人之一，纳尔逊·曼德拉先生，从前是福特黑尔大学的学生。他已经在罗本岛上关了16年以上，他的生命危在旦夕。我们不能忽视他发出的警告：“还要发生多少个沙佩维尔事件？这个国家还能承受得起多少个沙佩维尔事件，而不使暴力和恐怖蔚然成风？”

我不想详细回顾法国和全体法国人民根本反对种族隔离政策。我的前任4年前在这里说过，一种社会制度竟依照人种因素衡量个人的基本自由，这是不能接受的，也是不能令人理解的。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一种重大的政治错误。谁都不会否认种族隔离是造成我们召开会议的那些事件的原因。我们希望最近几天举行的示威会打开那些应该对之负责的人的眼界。

学生因为要求在学制方面享有平等机会而丧生，这具有戏剧般的象征性。罪恶昭彰的不平等和对人类尊严的藐视必然导致暴力，这种暴力不会使任何人幸免，只有在其原因——不仅仅是其结果——得到根除时，暴力才会停止。

在南部非洲，过去5个月比过去5年内发生了更多的变化。津巴布韦的独立重新燃起希望。现在轮到纳米比亚不耐烦地在等待着有朝一日将能生活在民主制度之下。

在南非本身，南非政府已经宣布宪法修正案，我们对这些修正案并非漠不关心。在这方面，我要重提对话的必要性。拟议中的改革唯有在考虑到各社区的合法愿望时才会有效。它们唯有在人们能够接受而不是感到别人强加给自己的情况下才会成功。

现在我要谈决议本身。我国代表团感到遗憾，安理会西方国家成员的建议，只有一部分被决议草案提案国接受。

我们尤其认为，执行部分第1和第7段本来可以换个方式拟订，而不致损害原意。我们要指出，至少法文本用来叙述南非对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决议所持态度的措辞既不协调一致，也不适合。

此外，我国代表团注意到执行部分第11段关于禁运的措辞仍然抹糊不清。“加强武器禁运并使其更为全面”的说法必须理解为必须充分执行禁运和必须堵塞一切漏洞。我们了解安全理事会按照第421(1977)号决议设立的委员会将不得不迅速建议安全理事会采取措施，充分执行1977年11月4日通过的决议。任何别的解释都将违反第421(1977)号决议委托委员会的任务。我要重申法国方面正严格遵守武器禁运，并且愿意本着建设性的精神考虑任何旨在加强其执行的措施。

澄清这几点后，我国代表团认为刚才通过的决议清楚地表明了南非现在的形势的各种要素。特别是，我国不能不与世界舆论一起共同谴责这种不合理的种族隔离制度，并且迫切要求南非政府结束暴行和种族歧视。

事实上，我要呼吁南非领导人不要让自己陷入其结果显而易见的一系列悲剧性事件而不能自拔，并且看清楚将来。

南非自然资源丰富，可使其全体人民充分享受二十世纪文明的利益，并生产自己需要的一切。我们希望这个国家多想一想统一的好处，并将全部力量用于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并使自己适应这样的—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不分种族、肤色或血统，每个人都能在和平与尊严中分享全体人民工作所创造出来的繁荣的果实。

哈尔拉莫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安全理事会关于南非局势问题的讨论充分证明，该国人民反对罪恶的种族隔离政权的民族解放斗争，享有国际大家庭最广泛的支持。

苏联代表团支持提交安全理事会的决议草案，因为它载有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强烈谴责并要求执行旨在消除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的种族隔离政权的几项措施。

与此同时，我们不能不遗憾地注意到所通过的决议没有规定实际有力的措施。实行起来，将会对南非的统治者施以实际的压力以便消除南非可耻的种族隔离政策和作法。

造成这种后果是因为自己在非洲大陆有着自私的利益，实际上力图维持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安全理事会成员拟持有的立场，这并不是什么秘密。

苏联代表团要再次说明，它深信对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必须立即采取《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规定的最坚定有效的措施。

主席：安全理事会因而结束现阶段对本议程项目的审议。

下午 6 时 3 0 分散会